

國史中的鄧縣人



上

目錄

上冊

宋史

孫沔……………一

豐稷……………四

舒亶……………六

俞允……………七

沈起……………八

樓異……………一〇

陳禾……………一一

張邵、張孝曾……………一二

黃龜年……………一四

魏杞……………一六

張孝祥……………一七

高文虎……………一九

樓鑰……………二一

史浩……………二三

汪大猷……………二六

袁燮……………二八

陳居仁、陳卓……………二九

沈煥……………三二

趙善湘……………三三

趙與權……………三五

史彌遠……………三八

鄭清之……………四〇

史嵩之……………四三

袁韶……………四七

宣繒……………四八

余天錫、余天任、余晦……………四九

應僊……………五〇

史彌鞏……………五一

陳埧、陳蒙……………五二

趙逢龍……………五五

高閔……………五六

王應麟……………五七

張即之、王惟忠……………六〇

鄭覃……………六一

楊慶……………六二

童氏女……………六二

元史

袁桷·····六三

臧夢解·····六四

鄭端禮、鄭端學·····六五

石明三·····六六

下冊

明史

程除·····六七

陶垕仲·····六七

金忠、金華·····六八

陳本深·····六九

黃潤玉·····七〇

毛弘·····七〇

楊守陳、楊守陟、楊茂元、楊茂仁……………七一

楊守隨、楊守隅……………七四

豐熙、豐坊……………七七

王相……………七八

黃宗明……………七八

張邦奇、張時徹……………八〇

屠僑……………八一

聞淵……………八一

葉應驄……………八二

楊言……………八四

周相……………八五

沈一貫……………八六

趙參魯……………八九

李樑.....九〇

高斗樞.....九三

陳良謨.....九四

王纘爵、周志畏.....九五

錢肅樂.....九六

王瑩.....九七

張文海.....九八

傅恕.....九八

鄭真.....九九

高明.....九九

陸銓、陸鈇.....一〇〇

陳束.....一〇〇

沈明臣.....一〇一

屠隆……………一〇二

黃宏……………一〇三

邱緒……………一〇四

呂復……………一〇五

袁珙、袁忠徹……………一〇五

義姑萬氏……………一〇八

胡氏……………一〇八

胡氏……………一〇九

倪氏……………一〇九

甬上四烈婦……………一一〇

清史稿

張煌言……………一一一

陳紫芝……………一一四

沈淮……………一一五

張家驤……………一一五

陳汝咸……………一一六

陳時臨……………一一八

萬斯大、萬斯選、萬經、萬言、萬承勛……………一一八

全祖望、蔣學鏞、董秉純……………一二〇

萬斯同……………一二一

王本梧……………一二二

王淑元……………一二三

李淮……………一二四

李景濂……………一二四

莊元辰……………一二五

董守諭……………一二六

陸宇燭、陸宇燦、陸宇燦、杜懋俊……………一二七

沈光文……………一二九

陳士京……………一三〇

高斗魁……………一三〇

陳撰……………一三一

王來咸……………一三一

應氏婦……………一三二

國史中的鄧縣人



上

宋史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七

孫沔〔注〕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軍。跌蕩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

景祐元年，禮院奏用冬至日冊后，沔奏：「喪未祥禫而行嘉禮，非制也。」同安縣尉李安世上書指切朝政，被劾，沔奏：「加罪安世，恐杜天下言者，請勿治。」黜知衡山縣。道上書言時事，再貶永州監酒。移通判潭州、知處州。復爲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迹。召爲左正言，論事益有直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提舉兩浙刑獄，遂以起居舍人爲陝西轉運使。

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己。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至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爲社稷遠圖，但

引不若己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己不可，冀復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恃，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

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居兩月，以天章閣待制爲都轉運使，又遷禮部郎中，爲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

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徇。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即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譴者。

歷知陝西、河東都轉運使，又知慶州，聚戰亡遺骸葬祭之，軍中感泣。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遷龍圖閣直學士，又遷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至，以母喪罷。服除，爲陝西都轉運使。求知明州，會京東多盜，乃以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罰，盜遂止。

徙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宰相龐籍奏遣沔行，以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幸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